

# 小日子

曲令敏(河南平顶山)

写下这个题目,我心中满满的是无数个小确幸。

这个夏天,儿子和他的小女友不声不响给我买了五六件衣服,也就三五百元,却像春花一样让人和心灵一起绽放,分分钟点亮旧朋老友的眼眸。

在去年夏天和前年夏天以及更多的夏天,有出外访亲的机会,我也会咬咬牙给自己置办些必须的行头。钱,五七百元的花了,穿在身上却不伦不类。走在大都市的人流里,活脱一个行走的编织袋,连最亲近的人都嫌弃。我得承认,一个乡下长大城里变老的人,缺的不只是钱,是时尚的眼光。

好多年一个人过日子,吃饭成了累赘。孩子们警告说天天吃白馍容易三高,就在白馍之外加一根花瓜或一个西红柿。嘴馋的时候,去街里买只烧鸡,或是一块牛肉。

小儿子大学毕业上班,有了女朋友,我开始找度娘,学做饭。可惜人笨,不是咸了就是忘放酱油了,要么好

好的肉让我炒老了,没多久就信心全无。幸得准儿媳会做菜,连带儿子也学会了做西餐,我乐得打下手。一家人终于吃上了可口的家常饭。

不叫外卖,每星期两三次,不用买菜,不用洗盘子刷碗,他们请我下馆子。去得最多的是火锅店,菜式多,有得选,服务员还特有眼色,不停地给老人家布菜。左右打量,有小两口带着孩子来吃的,有三两朋友相向而坐其乐融融的,有情侣蜜语切切的,却不见一对恋人带着老妈来的。联想到看电影的情形,一颗老心灵顷刻酥软。两人行变三人行,看似寻常,实不寻常。凡有新上映的电影,孩子们都会拉我一起看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的思维就跟不上电影的节奏了,回家的路上,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,问我细节和人物,我说不清的地方,都在他们轻言细语的嘲讽中被脑补。《信条》《八百》《花木兰》,一部一部,带着爆米花、奶茶的味道,铿铿锵锵砰砰啪啪,把年轻的活力注入我的

生命里。

最惬意,是三个人开着电动三轮车遛弯儿。树林、水岸、湖滨,春花秋叶,都让我看饱了。三轮好啊,随开随停,比汽车方便。

就说昨天吧,两个孩子下班早,自然而然一起出行。一路商量着去哪儿吃晚饭,电车就到了稻香路。我们从湖北岸绕到南岸再绕回来,3公里,活动了身腰,心情舒畅,还不累。孩子们把我当老人家呵护着,不时提醒这儿有个坎儿,那儿有个小坑儿。我望着这片从荒郊野水塘演化过来的城市湿地,数十年的经历在眼前放电影,有声有色生动着的都是孩子们的身影。

亲人之间,话头儿言语能养人也能伤人。自从儿子有了女朋友,只要他对我说了难听话,过不了十分钟就会过来道歉。低心小意儿,哄不好就撒娇耍赖……

你养我小,我陪你老。汤汤流水的日子,如同朝晖夕阳下的河,多少沟坎儿都被磨成了风景。

遇见好书

## 回归生命的本初状态

刘学正(山东聊城)

蜗居乡间,没有互联网、电视、报刊,也不用与人社交和应酬,每晚8点准时上床看书睡觉。游离世外,不会过于无聊,过于烦闷?作家蒋勋在其散文集《池上日记》中,用文字、绘画和摄影作品,如实记录了这样一段历时两年的乡村生活。当秧苗成长为稻禾,沉寂已久的一个个生命开始不断地舒展、翻身,在“肆无忌惮”中苏醒,回归到最初纯粹状态。其实,苏醒的不只是秧苗,还有陪伴着它们的人。

池上,是中国台湾东部的一个小村子,有着大片大片的稻田。蒋勋说,这里的人们为了让稻谷在夜里休息好,即使出行不便也没有安装路灯。稻谷是需要睡眠的,正如人睡足了觉,才能有健康的身体一样。他坚持每天早晚在村子里转转,在行走中认识这片陌生而又亲切的土地,了解农民的辛勤与满足,感受春耕和秋收的魅力。“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”,只有真切体验田园生活的艰辛与恬淡,才能体会到陶渊明式的诗意栖居。

书中的多幅配图,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那些或静谧,或喧哗,或奔放的层层“稻浪”,这是蒋勋的惊喜发现,也是他的深刻感悟。在他看来,稻田里的水,如同盛在浅浅的盘子里,永远不会多,也不会少。天未全亮时,“到处雾蒙蒙的,山影水光像一张湿透未干的元明水墨,不用题跋,也无需落款,空灵洁净到一尘不染……枯残荷叶像水墨里的干笔飞白,在春天的温柔里带着残冬的孤冷。”但是,只要曙光一全亮起来,“色彩便被召唤醒来,红的、绿的、黄的、紫的,喧哗缤纷,热闹如簇拥着的新妆女子,要一起走出来见客了。”

光影变化,时刻伴随着生命的成长,只是我们平时没有注意罢了。在蒋勋细腻的笔触中,“刚插秧,水田很美,云很美,水天倒影山峦、天空、云朵、房舍,乡村风景相看两不厌。”“雨后初晴,稻穗结实累累,绿中透出金黄。云飞雾卷,走在田陌间,许多事可以放下。”节气不紧不慢地走着,赋予生命每一个阶段所应有的幸福。“稻叶的青绿,稻穗的金黄,成熟饱满的谷粒泛出喜悦的赭红,清晨带着露水,远看像一片琥珀的光。”“收割后田里剩下一列列整齐的稻梗,水光在清晨日出前洁净明亮。”这是多被人无视、而又尤为动人的画面,非深入其里、立足其位而不可得。

蒋勋还将大把的时间,用来感受季节变化、分辨五谷生长、看云观岚、林中的流云、海岸的浪头,山脚的杂草,空中的乱花……都在他诗一般的字里行间缓缓而出。钢筋水泥的城市,已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夜晚,五彩斑斓的光线把城市装扮得仿佛永远都是白昼,而大自然的吸引力也越来越不易感受到了,很少再见萌发于泥土中的野外生命。正因如此,蒋勋笔下“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”的平常生活秩序,才显得这般不平常,甚至是难能可贵。

出行已久,疲惫的生命需要片刻歇息。在一草一木、一锄一镰间,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、自如律动,让我们可以体悟生活的本来意义,回归到生命本初的状态。

## 古人吃的月饼都有什么馅儿

刘中才(湖北武汉)

年年岁岁花月相似,岁岁年年人景不同。不知不觉间,庚子年的中秋节又近在眼前了。中秋回家团圆赏月,促膝共叙天伦之乐,已是中华大地千百年来延续至今的永恒主题。在这其中,吃月饼,更是中秋时节不可或缺的文化象征。

如今的人们,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上,早已脱离了苦日子,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,中秋节的月饼也日新月异,变得五花八门。单从月饼的馅料上说,就有枣泥、豆沙、莲蓉、芋泥、凤梨、瓜酱、蛋黄、咸肉之分,而近几年变化形成的抹茶红豆、牛奶芝麻、绿茶瓜子、山楂话梅、素卤肉豆等新式馅料更是延伸了消费者的味蕾,馅料在创新的路上大踏步前进。

不过,月饼不是新世纪的产物,唐朝时,中秋节已经成为国家法定节日,与之相伴的月饼类似物也出现在了中秋之夜。如《唐书》里记载“八月十五中秋节”,再如《洛中记闻》里说,唐僖宗在中秋节吃月饼,味道极美,又闻新科进士设开喜宴,便命御厨房用红绫包裹月饼赐予新科进士们享用。但中秋节兴盛于两宋,月饼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宋吴自牧的《梦粱录》中,同时期的周密在《武林旧事》里也提到过月饼二字。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,真正的月饼是从宋朝起才脱胎于大众糕点而独成一家的。

宋朝的月饼又叫“荷叶”,后又衍生出“金花”“芙蓉”等雅称,制作方法也比较讲究。如苏轼在《留别廉守》里说“小饼如嚼月,中有酥与馅”。由此可知,宋朝的月饼馅料是用饴糖和油酥做成的,这便是今天的莲蓉和五仁月饼最早的雏形。然而,宋朝的月饼馅料单一,同其他糕点几无差别,这与宋朝人偏爱清淡口味的饮食习惯不无关系。

两宋以后,月饼馅料在明朝变得丰富起来。例如明朝官员沈榜在其编著的《宛署杂记》中记载:“八月饼月饼,士庶家俱以是月造饼相遗,大小不等,呼为月饼。市肆至以果为馅,巧名异状,有一饼值数百钱者。”沈榜生活在明朝中后期,当时已经用水果来制作月饼的馅料,而且价格较高,动辄百钱一个,普通民众一般不具备大量消费的能力。

到了清朝,中秋节的月饼已经有

了质的突破。清代美食家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专门讲过一种叫“刘方伯月饼”的制作用料:“用山东飞面,作酥为皮,中用松仁、核桃仁、瓜子仁为细末,微加冰糖和猪油馅儿,食之不觉甚甜,而香松柔腻,迥异寻常。”将松仁、核桃仁等各种坚果研制成末,再加入冰糖,这样的馅料已经与今天的五仁月饼没有什么差别。

清乾隆时期另外一本美食著作《醒园录》也同样提到过五仁月饼的馅料组合方式,“其馅料,用核桃肉去皮研碎半斤,松子、瓜子各二两,香圆丝、橘饼丝各二两,白糖、板油(如入饴糖,即不用板油矣)。”与《随园食单》有所不同的是,《醒园录》里的五仁月饼,其馅料中还加入了橘丝。这与早些年市面上广为流行的经典手工月饼毫无二致。

除此之外,清代韵音居士续写的《三续金瓶梅》中也提到过各式馅料的月饼:“有定做的桂圆月饼、山楂月饼、八宝月饼、夹沙月饼。”这也说明,清朝的月饼馅料已经相当成熟。

到了民国,不管是市井之家还是穷乡小农,月饼已经成为八月节的必备品,月饼的馅料更是应有尽有。1889年,广州一家名叫莲香楼的食品店正式营业,最先以售卖各类糕点为主,此后,发展成以月饼为特色的大型甜食店,并且接受加工订货。另有一家名叫陶陶居的月饼店更是品类多样,花式繁杂。单是月饼的名字就有“陶陶可观月、七星伴月、陶陶居上月、桂子蟾蜍月”等品类。馅料更是有“四



黄莲蓉、双黄莲蓉、核桃烧鸡、冬笋鸭腿、鸡油双黄”等,许多馅料哪怕放在今天也是别具一格。

纵观月饼发展史,我们可以得见,古人吃的月饼还是相当丰富的,尤其是明清民国时期,月饼的馅料种类多、创意多,既有美学范式的延伸,又有香味带来的食欲,比起今天快餐式的流水月饼,更有别样的节日意义。